

00545

温州市

图书馆

43-22

漱芳齋危言四卷

旧钞本

共 式 册 存 式 册 排架号 00545

人須直人猶木也。木直則有用。為文須曲。文猶水也。水曲則
有情。

永嘉金

璋左



持世法不得不嚴。當思淵明之不肯折腰。處世法不得不和。
宜如師德之自乾唾面。

仕宦毋思早達。早達者易衰。故高枝之葉隕在先。富貴須
防極盛。極盛者難繼。故月望之潮退必速。

木屑竹頭。平時幾同棄物。顧倉卒相須。金錢轉難立辦。牛
溲馬勃。本經未居上品。顧診治合證。參苓莫與爭功。
雨露過多。轉傷嘉穀。故濫恩等於寡恩。鯢鮪盡取。反漏吞
舟。故密網不如疎網。

三代以前。貴者始富。故洪範五福。不及爵尊。三代以後。富者始
貴。故漢世三公。或由賄進。

一門則俱傷。君子毋黨。同以伐異。百蟲聚必相噬。小人率

離

步每學神仙名妓回頭多逃禪寂

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一明帝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然秦傳二世而

亡明帝身死國篡空辭杲想徒胎笑端漢光武幸南陽復南頓

田祖一歲父老前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敬畏之心明達之見以視二帝奚啻天

淵耶

漢惠帝庸懦無能視高帝之英武直豚犬耳乃四皓不為高

帝出而為惠帝出殊不可解。即謂高帝慢侮儒生，太子能敬禮賢士，亦宜始終輔之，何以儲位一定遂不復見也。昔人疑是子房之四皓，洵然。否則垂老與人家國事，幾曾果許出山來。難免後人之訾議矣。張燕公贊其處則以時出，則以權，猶認為東園公一輩人為之迴護也。

世公主和親計始。劉歆後人皆追咎之，不知陳平圖美女遺關，啓其端矣。故予詩云：漢室和戎始事非，美人捐敵損皇威。但

由劉敬秘計平城已解圍。

此詩集
中未及

口多乘倫序。惠帝張后係帝姊，魯元公主所出，是以甥作配。帝許后係宣帝許后從弟嘉之女，是以祖母之姪作配也。哀帝以后係傅太后從弟晏之女，亦祖母姪也。至昭帝立上官氏為后，年僅五齡，近似人間養媳，更屬可駭。

漢書文帝臨廁，謂山岸也。武帝點廁，見衛青，謂牀廉也。並非穢溷之所。

漢條侯子為父買甲楯五百，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上，變告子連汗。條侯名詣，廷尉亞夫曰：臣所買葬器也。何謂反耶？吏曰：君縱不反地。

上即反地下耳以戲語定讞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非止如莫
須有云也漢多冤獄可勝浩歎

人臣至封侯榮寵極矣雖不盡繫以郡望亦應聲錫嘉名以
彰恩渥獨漢時列侯之號不避醜陋高帝以宿嫌封兄子為羹
頡侯無論矣陳平稱三傑曰逆侯盧縮之孫他人以世勳封
心谷侯呂勝以外戚封其侯唐厲以軍功封斥丘侯至東
漢恂亦有雍奴之封殊乖敬禮功臣之體若唐宗則無此

龔勝勝絕食死有父老哭之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考勝死時年已七十九矣南齊建
元年以褚淵為司徒弟焯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
當為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其有期頤之壽致淵卒於建元四
年時年四十八則為司徒時年僅四十五爾蓋一憫其死一恨其生
非以修短計者不然七十九何得云天四十五便可稱壽耶然寧
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彥回實有遺憾若龔君賓名節自
持即壯歲遭此亦不為天當此暮年正所謂人以壽為懽老

臣以壽為戚者乃尚惜其死而指為天子且其言皆老氏之旨
難語吾道者班史引此致譏未免文人寡識宜其視息權門而
終亦不免也

古來人臣諫諍有失之大慙者東漢延熹間曰馬令李雲上書曰
帝者諦也今官位錯離小人言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

前明嘉靖末年海瑞言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

窮財盡靡有孑遺也同作逆耳危言無復顧忌至今讀之

然雲以下獄死瑞得生出獄有幸有不幸也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率意直言耳非慙也

三人為一龍中有華歆唐瀛洲十八學士中有許敬宗如嘉
之有裨也金谷二十四中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中有劉棲

楚如雞羣之有鶴也尚論士當分別觀之

曹操與袁紹爭天下紹擁四州之衆操常懼為所併迨官渡潰
敗紹嘔血死操喜可知乃定鄴後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恤其家
甚至此正奸雄權詭處維時鄴都雖破譚尚猶擁兵在外假此以
收衆心孫盛不知操之譎詐譏其盡哀於逆臣之塚加恩於饕餮

之室謂之百慮一失此直為操所愚矣後鍾士季克蜀祭諸葛武侯廟禁軍士不得於墓所樵牧此則出於敬慕前賢非矯情也

晉書載王渾妻鍾氏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然鍾嘗與渾共坐見子濟過庭渾曰生子如此心鍾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一子故不啻如此參軍請渾中弟淪也嫂叔最別嫌疑夫婿豈可薄雖屬戲言未免放誕時人稱鍾夫人之禮烏在其為

女午賈似道之女娉娉俱播醜聲二賈遺臭不止一身也

林甫之女學道匡廬秦檜之女繡像茅山一則具有仙骨一則
日異鍼神又當別論

古今精數術者無過郭景純何伯温然樹下行刑終嬰王叟之難腹中有物難免維庸之毒何則於為人謀而昧於為己謀也豈莊子所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與是以聖人言理不言數

梁武帝聞臺城陷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隋煬帝在江都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曰貴賤苦樂更

迭為之亦復何傷。二帝之言似達而實悲。自知敗亡已決。無可挽回。故作此語以自遣。其心實戀之。不捨也。若漢世祖遠期十年之語。唐明宗早生聖人之祝。庶幾舜禹不與之心矣。

晉之殷浩。唐之房瑄。皆清才也。處合僕之位。無愧雅望。乃受任行軍。名位頓損。自貽信安之徒。人致洩濟之悲矣。以李忠定之才識。尚以未不嫻軍旅。不能遏禦金人。明季名士談兵書生。專圖復轍。相尋禍延。

可慨也。

建康宮登御座而林忽陷。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

大悅。南燕太。上四年冬。灑水不冰。南燕主惡之。李宣曰。灑水不

由。逼帶京城。近日月故也。主大悅。明崇禎末年。李自成在長

以僭號。是日風霾四塞。自成意不悅。偽侍郎姜學一曰。所以掩

大明也。諂諛人指災為祥。古今一轍。然應對之間。如此機變敏捷。

可稱琦俊才也。

江文通恨賦。歷舉秦始皇趙王李陵明妃。祗康等平生恨事。已

屬錯雜。至以馮敬通參其間。更為不倫。夫左顧孺人。右顧稚子。脫

畧公卿跌宕。文史極士人之高致。此為可恨。將日對胥吏。疲神案

積^門為足樂耶。淹係文人，未免功名念重。所賦「才有情未為有識也」。

隋文帝篡北周，用虞慶則計滅宇文氏之族。而他時謀弑煬帝於江都者，即宇文智及與化及也。足見天道報復不爽。慶則以此進用，得封公，後亦于大業間見殺。

陽雜俎載國朝律取鯉魚，即放號赤鱗，公賣者杖六十。以國諱同音也。前明正德間，禁民間養豬，違者科罪，亦以國氏

此等條禁，不甚屬無謂。典午不聞禁畜馬，隋文不聞禁

武初，令民間俱養豬，以家字從豕，無豕不成家也。而武宗有此禁，一代政教前後相反。若是若宗藝祖，令宮中養豬，此則開創主之遠慮，非與民爭利也。

唐書載狄仁傑對武后云：「且曰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也。」太后意稍寤。此梁公妙諫，所謂以理論之，以利誘之也。昨讀玉筍生聖母神王祠詩，君不見漢家元后稱文母，廟食從來姪祀姑。武后博覽典籍，此事未始不知。

特唐室將復天故奪其魄耳不然梁公無乃語塞

後唐潞王小名二十三攷王以正月二十三日生故名蘇子瞻有姪名九

五九者故與子安兄書有四九五九為學勤謹語黃魯曾直弟有名

二十四二十八者故山谷集有喜念四念八至京詩似比皆以羣從兄弟行

數名也至近未泯人有名二十の八十三身如日翻澤兩者或曰生時合計父母二末泰州張九四明初吳興沈萬三一係亂民一係財虜

足存考

前署書門額多有之字宋太祖見朱雀門額問趙普何須之

助語太祖曰之存者也助得甚事此與漢高祖安用豎儒同

詔然太祖即位首先視學以實儀識蜀鏡年號歎為宰相

讀書人而趙普亦以論語半部佐上致太平並非不重儒術也

和靖妻野梅子鶴自是出世高人而其小詞情韻獨絕長相思

調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

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使蕭統見之必指為白璧微瑕與靖

節間情同誚矣

宋魏野獻王晉公詩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游晉公袖詩

呈上乞休不允前明張江陵當國時宣城吳仕期上書云寧為天

下第一品人母徒為天下第一品官海剛峯謂斯言誠可龜鑑而江陵得書不省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

從來詠王荆公詩攻新法者多肆詆譏重文辭者復為迴護彼此

齟齬迄無定論近惟歙縣曹廉笙相國詩最為平允詩云何不鍾山早

寄身皋夔稷契負經綸盡更法度皆妖世多讀詩書也誤人官可祇

心居學士史猶未至列女臣平生執拗無他故曾布章惇敢比倫

與蘇長公論新法不相能獨於文字之間極見推許嘗譽子瞻

龍見表忠觀文贊為三王世家聖相藏記又深歎賞之後

與文忠同游蔣山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句老夫

詩未嘗到此傾倒之至非若後世士夫論事不合併其詩一概

口卻也

坡公亦雅重半山文字見桂枝香詞數為野狐精若其所著

字說多涉穿鑿無怪坡公之戲謔也

歐陽公在蔡州求歸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此人在一郡則

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因聽其致仕今讀其祭歐陽公文盛推其

文章氣節謂可寄社稷之安危何其與前言相刺謬也豈歐公

為人尚待蓋棺論定歟與其稱之於身後曷若不試之於生前抑即文中所謂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耶噫

文文山盡忠宗室而其弟文溪壁降元為惠州知州前人有詩嘲之所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是也前明史閣部殉節維揚為一代完人而其弟可程其出處與乃兄違異聞其母夢文山而生閣部然則可程亦文天之後身歟何兄弟後先之相類也以是知平原常山為獨有千古

錄載收瘞宗陵遺骸事專屬之唐珏亦因鄭先祐遂昌山人錄雜從暘持骨歸葵東嘉致生辨駁其實葵在蘭亭山後今攷及夢中詩俱載在林集尚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之

指越中並未言瘞骨東嘉併移植冬青也王漁洋以集中有可唐玉潛詩謂二公同時友善共為義舉此為知言並非因諸說異同作此調停之語也

林霽山有同里友鄭樸翁宗亡後亦流寓越中霽山收瘞陵骸樸翁同襄其事後歸隱薌山閉戶著書姓名不出里閭故葉世傑諸家紀錄俱未之及可見收瘞陵骸一事不止霽山長編惟載唐珏即霽山亦不標其名豈信史哉

姚廣孝為僧時嘗作京口覽古詩云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
青：眼倦看已有厭薄南都之意後成祖改遷北京未始非廣孝
啓之也

王漁洋汜光湖詩逆濠晚神器弄兵下鄱陽勢異北平順跡吳
濠狂勢異句謂自南而北異乎昔時自北而南得其順勢耳若
論舉事宸濠繩其祖武非有異也

于王文成詩萬古許孫同廟食一時張桂太傾危按文成本傳嘉

丁父憂服除久不召六年思田土酋王受叛總督姚鎮屢討
臣張璠薦守仁代鎮觀此知文成平濠後間廢數年獨文忠

為今起用遂平思田及斷藤峽再奏殊勲是深知文成前有王
恭袞後獨文忠公耳何云傾危也惟桂夢素嫉之因其擅離職守
擬旨革爵停謚不得因議禮偶同遂連類譏及其矣詩史之難也
議奪千官氣身無十世謀此周宿來題張羅山故第詩沈歸愚
因張江陵亦謚文忠誤為題江陵詩 國朝別裁集中將本事附屬
甚屬可嗤不知江陵故第今為公解有人題云恩怨盡時方論
定封疆危日見才難富平李天生以為篤論

崇禎末年流賊漸逼羣臣請南遷帝曰國君死社稷朕復何往
此語似是實非蓋禮記所謂國君者乃一國之君非天子也國君
為天子守土故不得擅離尺寸若天子則四海為家尺地一民莫非所
統何往而不可乎懷宗誤讀禮經決志殉國不能圖存于亡最是
失著然亡國之正自古為烈矣

明亡於神熹而非亡於懷宗又時無奇傑以扶危祚懷宗朕非亡

一君諸臣盡亡國之臣二語盡之矣予咏懷宗句云代閱桓靈

先朝舊事決時無李郭竟亡唐亦此意也

無血女承筐無寶此易之五言鬱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之五言鳴鳩拂其羽戴勝降兮桑此禮之五言王阮亭祇舉
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等句謂為五言權輿之始不盡然也

詩寫景貴在相題杜少陵禹廟句云荒庭垂橘柚古壁畫蛇龍

方為典切至蜀相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雖

於寫景中寓弔古意究似與題未稱以有頸聯振起讀者不覺耳

張表臣謂杜牧息夫人視王右丞作語意俱遠此評未確論識見則

杜勝論格韻則王勝且右丞為寧王奪賣餅者妻而作因事措辭

尤不宜一概論

嚴儀卿云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詩東坡刪去末二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今讀之洵然齊己早梅詩萬木凍欲折孤根暖欲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風遞幽香出禽窺素艷來明年如應律先發望春臺鄭都官但改數枝為一枝不知五六俱近平庸予欲截去下四句為絕句則格韻自勝未知齊己復生亦肯心服否

以切題而過於泥則機滯而句拙如張諤九日句黃花開日不成句

河賞之終未免此病他若李嶠人日有桂吐半輪迎此夜莫小應今朝之句而李義山七月十二日桂含爽氣三秋首莫吐中

葉新依樣仿之然此猶可也至人日云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笛句太遠周稱流火月難窮泥滯太過未免墮入魔障耳

崔顥黃鶴樓詩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才調集注云黃鶴人名昔人即黃鶴也別本作昔人已乘黃鶴去是以黃鶴乘黃鶴於義欠妥觀頷聯云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明以白雲黃鶴迴環作對句法亦應爾

舊傳高適年^五始學為詩然讀重陽一首雖無年譜可稽但據百

年將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句則未至五十可知而句法道健已臻老境所云五十學詩之說殆未足信

石林詩話載宋子京不甚為韓魏公所知偶朝會子京因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與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意具以百獸指公等

也然予將到都先獻相公詩云相車問罷同牛喘大厦成時與燕來

觀子京

魏

頌揚感激辭氣亦極恭遜則表語或一時失檢未必有意戲謔若王
田作畫虎圖則實指魏公耳

凡出王言自宜莊重不佻南唐孫魴父為畫工王徹草魴語詞

凡鷄初鳴咸盥漱歛枕筆蓋古人枕席夜設朝歛不示人以私褻之用今北人于坑上日安凭几夜施卧具亦於古禮符合非止睡首向外之一端也

北人皆睡坑于坑旁修一竈中與坑通晨夕舉炊煙焰悉入其內故坑不燒而自暖眠食一處中戶以下類如此尤西堂詩炊無曲突睡無床砌得罇罍近坑旁少婦日高猶懶起擁衾側卧煮羹湯曲盡情事非曾游燕者不知其妙

燕齊婦女夕能跨驢百數十里不疲也其風致亦復楚南滙吳白

華有句云騎驢少婦如名士腰扇平欺撲面風真善於形容

婦人纏足道山新聞謂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今人但纖小耳即蘇杭

維揚亦無屈上似新月者獨山海關及京畿諸處猶有此式故其鞋

如弓腰底不貼地或綴鈴于其下行步有聲可謂尚有典型

宋以前婦人未有纏足故詩人形容其短小不過六寸膚圓光綴

韓偓 鈿尺裁量減四分杜牧 而已獨男子反有以足短聞者晉庾玉

希之弟也希誅將及玉臺其子婦泣請曰玉臺常因人腳短

便能作賊否遂得原宥此確 各之辭然三寸之足實古來

又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三寸常之物語涉輕

具有大臣體

非制詰體宋呂微仲軀幹豐碩東坡嘗戲云卿坤文二所謂直

大而方也除平章時適值當制有云果熟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

直大而方得坤^建之動亦近詠諧南宋虞傳草程九萬除集英

殿修撰制云九華勝踐暫韜斂于風雪萬里宏程自優游於歲月將

名姓拆入詞內更為狡獪當時亦無人指出唐蕭嵩草蘇題制中有

環宇明皇嫌其斥題父名改令張說草以視南唐兩宗較為得體

程九萬係侍郎程松之父松買妾獻韓平原取名松壽不嫌同

名宜其父未虞傳之悔也

丁謂南遷時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于心和傅說之
美實難調於衆口在崖州作詩名知命集有草解忘憂底事
花能含笑何人之句此非文奸蓋小人老耄時知識昏庸是非顛倒不
自知為小人也

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古

大亭雜錄辨之云三九二十七乃景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

辨證何也予按噉薤留白正元規事載在本傳非同僻典

未牽杜庾郎三韭鮭菜故事此乃漁洋之誤子厚與居仁

不誤也

王荊公詩黃^昏花風雨打園林飄落黃花滿地金歐陽公戲云秋花

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荆公偶憶騷語率筆賦物歐公偶

忘騷語漫相戲諛介甫並未仔細吟詩歐九豈真不學也後人存

左右袒之見或謂菊花實有落者或謂落訓成如詩中訪落之落

俱屬囁語

王阮亭論詩句云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盡奇耳食紛

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此詩實今人針砭多聞擇其善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聖人已為後學說法老杜上追漢魏而不訾六朝四傑之體
此明證也但鐵崖七古頗學長吉間染牛鬼泥神之習惟小樂府為佳
淵穎歌行格雖奇而詞多牽率此又阮亭推許之過也

金元律句少天然之致病在過於求工然如元遺山感懷句云神仙不到
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郝子玉蝸室句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
中自一天吳聖傳三天洞句云不知混沌何年鑿直恐神仙有路通

工切而落大方若此

公家食日以制義書法受知諸學使歲科試必冠軍詩
多作曾就館古岸李氏有新秋即事詩云蕭洒蒲楊路新涼
復早秋百端心上事一種古人愁西爽朝排閣南暉夜倚樓庭花方著
露莫便向人羞對酒秋風裏開懷滿意斟詩題桐樹葉露泣玉徽
琴茶鼎吹香細蘭庭結臭深二三知己在傾倒十年心剩有游春興
重尋出浦橈扁舟浮古岬流水過新橋羨鳥青雲近懷人白晝遠煙
波多許恨相對未曾消漠漠炊煙裏膏腴十萬田村傭知愛日野老話
逢年我輩都如此人生莫漫然長吟還俵々風雨一殘編村婦宵砧急

空亭夢一驚望雲山外白看桂月中明只恐人違晷何當世重輕可能
舒六翮高睥九霄月平水館饒光景朝暉更夕暉半江楓葉亂千
樹稻花肥樂府愁捐扇家人擬寄衣西城秋草路歸夢尚芳菲後
就館秦邑順寄懷友人詩云重山雲樹望俱齊每一相思渺兮空擬東
窗來弔郭曾勞提酒遠尋愁挑燈細數銀函字煽鼎先開白甄題
珍重勾留知己意碧霞搖曳萬羅西未有閒情寄嶺雲講筵筵魚
幾人羣高寒地界霜如雪愛惜光陰寸及分

自鑄小印曰
當惜分陰羨有鳳毛

漸無虎繡為添紋江城消息梅花早憶得寒香十里聞梧桐斜
顏長憶清風伯仲間得句偶然忙捉筆相思鎮日飽看山

別寄許烹晴雪歲暮歸將凍碧灣南雁一聲鄉思急不堪重
疊聽陽關十年欷帽卧南陽海國煙雲若个良小阮襟懷山月朗
次蘇文藻水雲長憐君腸斷靈椿樹愧我寒侵薺麥霜一幅青氈
鋪設處幾回自笑硯田方後涉仕途不為流連光景之詩記在盧
龍時勘水災云災區水涸待躬親鴈戶流離劇苦辛先事疏防無上
策漸稱父母對斯民

先涿州公勤于聽訟備悉民間守候之苦故所至無積牘惟素性

不喜營求以是遷轉遲滯所歷皆係繁劇苦累之地任臨榆時
有述懷句云十載風塵宦興闌起家章句本清寒僅能一事心
無嫌不沒民脂上管

歸安吳蘋鄉芳錡乾隆乙卯進士予隨任盧龍受業師也其北
上時投宿旅舍索酒飲偶不愜意因吟云日夕停驂訪酒樓一尊宿
醞出新菊醉鄉莫道無遷謫從事如今盡督郵大書紙上明早視
一粘壁間矣掩口而出然其詩實可存也

响古孤竹國距城二十里陂陀上有孤竹城之內夷齊廟像皆冕

中為揖遜堂兩壁刊列聖宸翰後有清風臺旁則行宮

馬北月繞灤河前陽山為邑中勝槩壬子初冬吳蘋鄉師李松霞

韓佩三暨予兄弟輩往遊各有題詠松霞冕旒身後事薇蕨死

前心二句最為沉鬱予句云山川尚動黃虞感日月長懸孔孟書松

霞歎為渾括蘋鄉師云灤河滾之繞山根樹壓空城北月遠村一自采薇

歌作後黃農虞夏至今存魂魄還應歸故鄉崇祠終古踞平岡老

僧能話商周事便指前山作首陽倍覺神韻綿遠蓋邑乘指陽山

為首陽師意不以為然謂在蒲坂云

漢李廣守右北平今盧龍署東驛舍後有樓三楹額曰讀書樓
中奉李廣神位相傳為故將軍讀書之所頻鄉詩云漢代稱飛將
依然儒者流至今圍馬處猶有讀書樓勝敗寧論命勲名不在侯
君看古太守姓氏幾人留此詩格律議論規撫唐賢

出山海關數里沙磧中突起岡阜為姜女望夫石上有祠旁建振衣亭
頻海有石卓立俗傳姜女投海所化祠像白衣斜向殊有慘容癸丑初

同李松霞周薌溪韓佩三暨予兄弟輩往游歸各出詩相示衆推
松霞曰

為最詩云二世亡秦氏千秋有孟姜貞魂隨石在遺恨比城長

衣白闕雲壓廟黃一雙含血眼終古向西望

霞吟最苦有閉門覓句之風近體多佳構在都時贈同年

教習李克山云屋擬弟兄君住右名如糠粃我居先送學博方純齋

歸省云攜去新詩山奪綠捧歸宮錦杏分紅至詠物更見巧思兼

有寄託綵燕云一枝並賜栖芳樹七日同裁認主人紙車燈云終夜有聲

風轉馬行空無跡月推輪門神云劍佩雍容氣象新居然見出宰官

身論功自合封千戶食報還聞列五神可代高明驅瞰鬼任他雜齋尚來

賓終年相對看容駟肯傍蕭條挂席人火判云雨不摧殘用火攻可憐

土偶總成空紀官直儼追炎帝論職應教配祝融未必焚身皆積賄
豈真爛額有奇功劫灰燒盡歸西岬無復因人更熱中燈花云蕭齋獨坐客
中身一夜蘭缸綴蓋新吐並彩毫常照夢開當老眼欲爭春金蓮撤去
虛前計法炬傳來悟後因却笑寒窗小兒女祇將喜事卜歸人

德清沈漫士之鴻乾隆庚子孝廉予在臨榆延請受業嗜酒工詩五言

句云大風收雨脚初月破雲頭故舊吳楓落功名蜀道難文章臨老

興會及時佳意氣空餘子文章獨老成七言句云明月五湖蝦菜夢

清心 桐亭蘿文枕上羲皇無世味山中鷄犬有仙緣病後頭顱容

來風日不成春致與黃花秋共淡心如赤驥老猶雄百年滄海

行中 劫一箇寒燈影裏身其古體類豪放間有粗率處亦瑕不掩瑜

渡士師淹貫史事故集中詠史為多漢高云威加海內忽沾巾氣盡

商山羽翼臣太上杯羹何足惜傷心獨為戚夫人書生筆鋒恐非乃翁

馬上三尺所能當至咏狄梁公云殿角花妖休躲避此翁曾拜老狐來

則太涉慢侮矣

尚論古人不嫌問難往復漫士師一日詰予曰象日以殺舜為事使舜
果死井廡之厄治棲之言所不忍聞入宮之時二女將何以自處予

曰惟有一死以報舜耳脫身父所聲象殺兄之罪此次策也師曰獲我心矣予按舜之臨難脫身列女傳謂二女實教之以舜之大智而必曰謀及婦人近于後世婦言是聽者何其視聖人之淺甚矣向之無識也漫士師喜誘掖後進故於文字間多所獎譽予和葛菱溪太史寒窓四花詠師覽之亦和四首併題予詩後云燭跋酒闌冰雪天筆花描繪巧爭妍瑤池阿母推顏甚狡獪神仙屬少年蓋自以為不

又云 四花謂雪花冰花燈花酒花也

多名士吾師吳蘋鄉沈漫士比自湖人蘋鄉厚重方嚴不苟言笑

菴相國視學京畿時延請閱卷重其有品漫士則跌宕

流不拘形迹講經餘暇與予談史論詩夜分不寐其贈予赴試

京兆有學問與余為小友功名望爾作前驅之句逮乙卯春闈蘋

鄉捷而漫士下第選教去而年已邁矣來書云久躓名場桑榆莫

蓋場後排列二等來年大有首肯之望然終身結局不過如此心

實痛之予答書慰之附以詩有云廿年獻賦誰青眼一命沾榮已

白頭續聞於是年歸里踰年卒竟未授職可悲也已

北方寢室砌玩日則安矮桌以便坐憇夜則鋪茵席以就寢寢時

直身坑上首恒向外一日臨榆明經趙國麟未署書公館楹聯漫
士師舉此詰之曰君子坐或當戶而寢恒東首况請衽何趾即東西
亦無常所今縱起居不擇利便而首足可容倒置乎趙不能答予
戲代為解曰古人室嚮取明面勢必南寢取幽陰依毘在北不寢
疾居北牖下也士昏禮云御衽於輿膝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止謂足趾也據此雖席分東西趾俱北向婚姻人倫之始儀節已如
則今北人之就寢非于古禮暗合乎趙不覺放筆躍起曰得此

不須潤筆

溫州